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十一)

聂作平

南方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北方黑云压城，李白决定逃往南方，温暖明媚的南方。

老年的李白带着一身疲惫与忧伤来了。我猜测，进入老年后的李白心中的冲动一如年轻时代，年轻时他常为到底该选择儒家还是道家而矛盾，到了晚年，现实的无情与酒后的壮烈则成为另一对矛盾。它们纠结于胸，是一些用最烈的酒也无法稀释的块垒。

扬州，这座早年时曾在此散尽千金，留下诸多美好回忆的城市，此刻重又走进那熟悉的长街短巷，已经年过五旬的李白岂能没有一些若隐若现的感伤吗？人类都是感性的动物，而诗人犹胜于常人，感伤简直就是他们的职业病。昔年来扬州，李白风华正茂；今日再临扬州，李白垂垂老矣。昔年来扬州，远大理想像扬州城外浩荡的春风吹拂得人骨头酥麻；今日再临扬州，一切荣华富贵的梦基本全部破碎，如同草间的露珠，日头一照，无影无踪了。昔年来扬州，富家子弟李白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不到一年的江南之行，竟然花费三十万金；今日再临扬州，贫病无告的李白常常为酒钱发愁……这就是李白的扬州，也是李白的人生。星河斗转，世事炎凉，纵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又怎能涤尽满腔忧愁与不合时宜？

两千多年前先民的一首歌谣也曾有过这种昨是而今非的感伤，这种感伤非李白独有，也非中国人独有，它如影随形于人类——只要人类不灭，感伤就是永恒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幸好，烟花扬州给予李白的，也并非完全是

愁苦和感伤，正如一个钱币从空中掷出，不会每次都是背面一样。在扬州，一个叫魏万的年轻人找上门来。魏万又名魏颢，曾经隐居于王屋山下，《全唐诗》收录了他硕果仅存的一首作品《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这是一首长诗，诗中有“长卿慕藁久，予默意已深。平生风云人，暗合江海心”之类的句子，它表明魏万乃是李白的读者、崇拜者和追随者，用网络语言说，是超级粉丝。这位超级粉丝追星追得前无古人：为一睹李白风采，他从河南一路追到山东，再追到江南，终于在扬州找到了李白。

李白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表现得空前友好——与其说是李白奖掖后进，不如说他寂寞的晚年也需要一些荣誉乃至虚荣作为点缀。更何况，在与魏万交往之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激情四射的人。老年人容易在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从而心生怜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白不仅认为魏万“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还把自己的诗文交给魏万，嘱托由他来编定，这就是李白在世时第一部诗集的由来。两人从扬州一路饮酒，直到金陵分手。分手时，李白认真地写了一首长诗送给魏万。只是，魏万后来没有以诗而“著大名于天下”，而是以李白最忠实且最早的超级粉丝而为人所知。

安徽南部的泾县一带沟谷幽深，青山绿水中藏着一个个古意盎然的村镇：连绵的山峰带着青翠从天边驰过，清澈的小溪自山中叮咚游来，又叮咚游走，池塘里，几只白鹅在戏水，高大的院墙起伏起伏，古老的门厅里坐着安详的老人……这就是皖南民居构成的村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那是一个仿佛被时光遗忘，从而停滞不前的世界。走进爬满植物藤蔓的长长小巷，让人极其疑

心，前面就会走出一个峨冠博带的古人，向我们微笑、打拱，带我们梦回唐朝。

距泾县县城 30 公里的陈村就是其中一处，或者说是一个代表也行。这座古名南阳的镇子，保存有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其中明清建筑就多达七百余处。

陈村的光荣足以让它赢得名声和目光，但与它境内的另一个地方相比，诗书传家的陈村也稍逊风骚。那就是桃花潭。

全国以桃花命名的小地方，诸如桃花源、桃花山、桃花泉、桃花溪、桃花潭……实在不可计数，但要从中选一个最深入人心的，我以为非泾县桃花潭莫属。

这是一个小学生们都熟知的地方。翻开小学语文课本，我们会找到那首题为《赠汪伦》的李白诗作，它是如此简单而又饱含深情——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地方史料说，汪伦是泾县的一个财主，也是饱读诗书的名士。和魏万对李白的敬仰一样，汪伦也想结识李白。为此，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看来汪伦对李白的性情摸得十分清楚，天底下大概再也没有比他更爱出游、更爱喝酒的人了，其他一概不谈，只以美景和美酒来诱惑他就足够。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果然吸引了李白，他乘兴前往泾县。等到和汪伦见了面，汪伦告诉他，“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这种情形有点形同欺骗，只是骗得很优雅。李白很配合地没有恼怒，他已经从汪伦的“欺骗”中读出了人世间难得的一种境界，那种境界也是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就是真

性情。

是的，李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真性情的诗人和男人。率真洒脱，挥洒自如，在大唐那个充满阳刚与自信的时代，李白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时。

青弋江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全长不到 300 公里，发源于黄山北麓，一路北流，在芜湖注入长江。青弋江流经的几个县市，泾县即其一。桃花潭，就在泾县境内。

泾县县城西南 40 公里的青弋江江段，水面平静，江水幽深，就是人们所说的桃花潭。也就是说，桃花潭并不是孤立的深潭，而是青弋江的一段。

桃花潭一带，多为低山和丘陵。行走潭边，远处是青黛的山峦，时常有浓重的烟岚像白色的薄纱一样缠在山腰。近处是一年四季碧翠的树林，江阔云低，静水深流。

桃花潭边的万村，几条古旧的老街，保存完整的民居历经沧桑，却依然是旧时模样。村子里，书院、会馆、宗祠一应俱全。最妙的是，汪伦曾向李白夸口的万家酒馆也被复制出来——它选址在一座老房子里，粉壁斑驳，马头墙缝里挤出不少青草，在风中轻摇。

位于万村西面的青弋江滨，传说就是当年李白乘舟远去时汪伦踏歌相送的地方。为了给这一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留一个纪念实体，明朝时，修建了踏歌岸阁。阁楼几经兴废，至今犹在。登阁远眺，桃花潭在村庄和山峦的护送下缓缓北上，继续它的征程。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雨

李成燕的诗

在大宁湖边

所谓秋水长天，与岁月无关
等同于爱情
在大宁湖边，我看到醉酒的贵妃
倚在明皇怀里，秋水快要溢出来

莫道唐月消魂，唐朝唯美
所谓丰腴的美学遗失民间
江边男女
颇具路灯下红色沥青的状态

江水凝脂，顾盼生辉，在大宁湖
除开唐朝的倒影，一艘现代游轮
时髦的爱情
我绝看不到马嵬坡

临江仙

来到江边，总想照一照自己的影子
总想一个人和影子说着话
过神仙一样的日子
江上风清，水波粼粼，水气上升
往高处去，缥缈而柔美
这样的心思，适合人间逍遥一次
小迷糊，小叛逆

晚晴

江面上，起飞一只鸟
又起飞一只
它们飞向落日的跑道
被江水固执地拉起

我十分相信
江水的停机坪场上
一定还有群鸟
在暗处候着，迟缓夜色



月光下的呢喃

黄政霖

风儿阵阵吹，吹过小溪，吹过树梢，吹过一方庭院。

夏夜，炎热逐渐退却，泼墨般的夜空，吹过徐徐春风，舒缓了一天的疲惫。一轮玲珑的弯月挂在梢头，氤氲的月色透过树叶，洒在大地的每一寸肌肤上。遥远的天边若隐若现的繁星也不甘寂寞，尽情展现自己的魅力，像天使一样，悄悄聆听着人间的秘密。

月色闯入庭院中，洒在铺就青石台的黛瓦上，透出一股年代久远的厚重感。院中，一张木桌，两把椅子，还有祖孙俩。年幼的女孩依偎在老妇人的身旁，一脸惊讶地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杯中映出了皎洁的月亮。清风拂来，吹皱了杯中的水，也吹散了月亮。“噢？奶奶，奶奶，月亮被风吹跑了！”身旁，老妇人笑了，“傻孩子，那是月亮的倒影啊，真正的月亮在天上哪。”

轻柔的话语并没有消除女孩的疑虑，“月亮在天上站着不累吗？”老人莞尔一笑：给你讲个故事吧，很久

很欠以前，有一位姑娘……院外，蝉鸣声已息，仿佛在一同聆听这个动人的故事。

“奶奶，那个姐姐为什么要飞到天上去呢？只有兔子陪着她多么孤单啊！嗯，我可不要离开奶奶！”老妇人轻轻抚摸着小女孩的头，把她拥入怀里，“不会的，我也舍不得小心肝儿哟！”

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

夜色越来越暗，女孩躺在老妇人的怀里睡着了，嘴角微扬，那么安静，那么和谐，正做一个甜甜的梦吧！

蝉儿栖息在树梢间，月光皎洁如水，星辉影影绰绰，一切都静默在夜幕里，偷偷铭记着女孩与老人间爱的呢喃……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3 届 15 班学生。指导老师：易春容）



《美丽楠木村》

卢先庆 摄



神奇五里坡

刘红梅

直感叹，人生，某些时候应当如鹰，英勇，果敢，直击长空。翩飞的蝶，就在路旁乱草里那些细碎小花间穿梭不止，专注于眼前的花，完全无视周边的人声车声，蝶的世界，专属于蝶儿们自己，与它物无关。这些蝶，纤弱，却悠然，毫无烦忧。美丽，不骄纵于美丽；柔弱，不卑怯于柔弱，依然灵巧轻盈世间，满足于青草碎花。这生灵，叫人羡慕。

正与这些随处可见的生物默然对话，却见蜿蜒展开的屏风面上，高高的屏风顶上，凌空耸出一根石柱。“状若砥柱，杂巫山下。”仰头看去，这石柱上通天，下入地；“仰视山巅，肃何千千。炫耀虹蜺，俯视峥嵘。”天空彩霞斑斓，它与之同辉，云气涌动，它翻云覆雨。宇宙无尽的精气在这里上下贯通。让联想展开翅膀，不费力地想起生命本源。它繁衍出生生不息的生命。茁壮的生命，怒放的生命，顶天立地可以撑起世间大义的生命。它叫一柱擎天。它以擎天的姿势直直地矗立着，毅然支撑，支撑苍生万物直冲云霄的精气，断然拒绝，拒绝人间百态不问因果的俯就。

屏风尽头，峰峦如聚，峰壁如削。壁立千仞，有车有马有风月有世态，有江湖，有故事。一幕一幕，在崖壁米白的底色上，定格上演。初次抵达时，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一无所知，你只是碰巧坐在那个叫望景的山庄院前的茅草亭

里，无意向向河沟对岸的山体，刚好看到崖壁上深黯的影子，晃动着，如寻常人家的男女老少，出行，归家，团聚，别离。也有门前的狗，还有驯养的兽。可是，这时，一个当地人坐过来，给你讲薛刚反唐的故事，讲纪鸾英身怀六甲被一路追杀到这里的故事，讲忍子坪的来历，听着听着，那些壁上的影子便开始气性大变，杀气腾腾。有生命撕裂的惨叫，有热血沸腾的怒吼，有霸凌天下的狂笑。几个寒颤之后，又升腾起对英雄的仰慕。于是，生命的体验急剧丰满。

夜色渐浓。逐渐多了的人，在山庄院前的空地上，围着初夏熊熊的火，嗅着火上烤羊的香气，盯着滋滋冒油的烤羊，浑然不觉炙烤的热。渴望扯一块举在手中，纵情嗜食。茅亭里的木桌上，摆好了酒。喜酒的人围桌坐定，烤好的羊肉端了上来。河沟对岸的那些山崖深深陷入夜色的沉寂里，没人再去纠缠那些山崖里，那些深深浅浅的壁上玄影，到底演绎着乱世的杀戮，还是盛世的太平。只在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中，尽享人间的繁华与和谐。

只是在翌日清晨，打着哈欠的早起人，不自觉地又看向对面的山崖，薄雾渐散，某一块不大的崖壁上，李白手托酒坛，翘首对天。看着，想像，昨夜，人们热闹畅饮的时候，孤独的李白，又在举坛邀月，尽管，他并没有邀来明月。

至此，五里坡，以亲切友好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慕她而来的游者。至此，所有路途，夷以近，所以，游者众。

越往山上，她的热情渐变渐淡，最后，她变得高冷漠然。那个被她养在深闺人难识的葱坪，让人向往，也让人望而却步。险以远，至者少。虽不险，但是远，且只能凭双腿。能抵达的人，很少。世之奇伟瑰怪常在于险远。

（二）

山林，野花，尘中情。

有勇气的人，在意志的支撑下，弃车入林，奋力攀登。

就在入林的一刹那，立马有种做对选择的欣喜。

林中的花，都很安静。一小朵报春花顶在长着几片瘦弱叶片的茎杆上。旁人看着就心生怜爱，它自己却无一丝自怜之情，反倒圆睁好奇的眼，打量周围那些还没从秋冬醒过神来的枯草，衰弱的草丛里，那花，愈见风致。万寿竹两朵或者三朵垂挂在挺立着的细杆顶端，杆上每隔光一段，就会斜斜伸出一大片肥厚的叶，叶片不多，却趾高气扬，活生生将几朵弱不禁风的花欺负，花儿黯然神伤。唯有细碎洁白的碎米荠，密密地攒着，俯伏在绿油油的又嫩又密的叶丛中，相契相合，相伴相依，绝然相配。

一缕幽香，强行改变了对着那些小花似喜似怜者的情致。这幽香，很熟悉，你会禁不住脱口说到，黄瓜。你对了，那林中路边随处可见的，一株一株叶上长着斑点叶片中间青绿外沿暗红的野菜苗，就叫黄瓜香。每株黄瓜香都喜滋滋地等待着，等那个稀罕它的人，将它变成盘中的佳肴。

风在林中嬉戏，顽皮地伸手摇树，“噗啦”一下，一张原本与树干一线相连的桦树皮应声而落。俯身捡起它的人，一定是心怀千般爱恋万种柔情，只等着将这千般爱恋万种柔情一笔一画划进树皮，再等着一个时机，将这独一无二的树皮赠给相思所寄的那个人。桦树皮，本身就是情书最好的寄语。

